

吳下方言考校議

【清】胡文英 著

徐復校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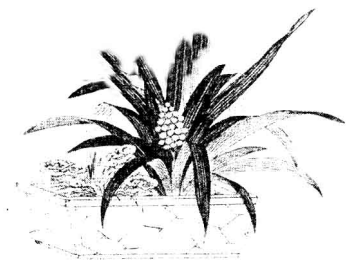


鳳凰出版社

吳下方言考校議

【清】胡文英 著

徐復校議



鳳凰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吳下方言考校議 / (清) 胡文英著 ; 徐復校議. —
南京 : 鳳凰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5506-1174-0

I. ①吳… II. ①胡… ②徐… III. ①吳語—考證
IV. ①H17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2)第024290號

- 書名 吳下方言考校議
著者 (清)胡文英 徐復 校議
責任編輯 王華寶
出版發行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鳳凰出版社(原江蘇古籍出版社)
發行部電話 025-83223462
集團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號A樓,郵編:210009
集團網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郵編:210009
照排 南京凱建圖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南京大眾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橋北路京新村546號,郵編:210031
開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張 9.125
字數 245千字
版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06-1174-0
定價 35.00圓
(本書凡印裝錯誤可向承印廠調換,電話:025-58849828)

《吳下方言考》引言 (代前言)

徐復 唐文

《吳下方言考》十二卷，清武進胡文英撰。全書收吳中方言詞九百九十三條，依韻排列，考證源流，引書三百餘種，計十餘萬言，前後歷時近三十年始成書，這是繼揚雄《方言》之後的別開生面之作。是我國較早的釋義、考源的方言詞典。

胡文英，字繩崖，生卒年月不詳，約生活於雍正、乾隆之世。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年），游宦於廣東之端州，四十八年癸卯（1783年），寫過《吳下方言考》識語，其生平餘無可考。胡文英的著述，今之可見以及著錄於方志者，有《詩經逢源》十卷、《詩疑義釋》二卷、《毛詩通義》六卷、《詩疏補遺》五卷、《補王應麟詩考》二卷、《莊子獨見》十二卷、《屈騷指掌》一卷。大多為闡明義理之作，影響不大，因而流傳也就不廣。《吳下方言考》十二卷，博考吳方言詞匯之源流，語多精審。民國四年（1915年），商務《辭源》出版，收《吳下方言考》“鬬親”、“頓黨”、“塵糟”等條目，社會上的人開始注意此書。它給後人留下較深的影響，推為研究方言詞匯的不刊之作。

“吳下”一詞，首見於《三國志·吳志·呂蒙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吳將呂蒙根據孫權的意見，發憤讀書數年，學識大為長進。魯肅“拊蒙背曰：‘吾謂大弟但有武略耳，至於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魯肅，臨淮人；呂蒙，汝南人。其地均在今安徽省境內。因此，“吳下”一詞，初當指三國孫吳的轄境，其範圍至廣。胡文英為清武進人。縱觀《吳下方言考》一書，其所收詞，均為常州、無錫、蘇州之土語、俚詞。因此，胡文英所說的“吳下”，實指今江蘇省境長江以南、常州以東地區，其範圍要比現代語言學上的“吳語區”這一概念小得多，所以書中多用“吳中”一詞，是很有考究的。但是，吳方言以蘇州話為代表。因此，《吳下方言考》一書對於研究

吳方言的詞匯，是有相當代表性的。

漢語方言之學起源很早。在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即已存在着紛繁複雜的方言。所謂“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荀子·榮辱》）就是這種情況的記載。但是，當時也存在着一種類似近代共同語的語言，即所謂“雅言”。《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所謂“雅言”，孔安國說：“雅言，正言也。”也就是一種標準語。“居夏而夏”的“夏”，就是“雅”的借字（詳劉台拱《論語駢枝》）。纂集甚古的《爾雅》，為當時各國之公言（見黃侃《論爾雅名義》），也就是以共同語釋各國之方言，這當為治方言之權輿。揚雄《方言》一書，比較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的漢語各方言區詞匯之情況，但這是比較方言學之作，它只是記錄并反映各方言詞匯之概貌。而以胡文英《吳下方言考》一書為起始，是以重要方言區之詞匯為研究對象，探究其源始，辨正其形體，審定其音讀，然後輯為專著。說《吳下方言考》是別開生面之作，是與《方言》一系的方言專著相對而言的。《吳下方言考》一書，研究吳方言之詞匯，其特點有以下三端：

一、探源：《詩經》十五國風，率為各國之歌謠，先秦諸子，或生齊、魯，或隸楚、宋。太史公撰《史記》，亦曾廣游祖國南北各地。因此，上古典籍，不乏俗語，俚詞。由於時代的久遠，口語與書面語的脫節，以致有初為俗詞而為後人所不能曉者，遂有“雅”、“詁”之作。許慎《說文》說：“詁，訓故言也。”段玉裁注云：“故言者，舊言也。……訓者，說教也，訓故言者，說釋故言以教人，是之謂詁。”所謂故言，從語言學的角度說，有兩種情況：一為確已死去的詞，這當然需要詮釋；一為仍活在人們口語之中，不過由於口語與書面語的脫節，往往不知古語中的某詞即為古代典籍中的某詞。對於這一部分詞，能探究其源始，既可證知古代書面語與口語之關係（認識這一點，對於建立漢語史，很有裨益），又有助於建立訓詁學這門學科。古代典籍中之詞匯，有為注經家所不解者，如能從現代方言之角度加以解析，必能為訓詁學闢一新的蹊徑。其作用是不可忽視的。例如：《吳下方言考》收“根門”一語，胡文英以為漢人王褒的

《僮約》一文中的“根門柱戶”，即今吳人以物支抵門戶，這是很有見地的。按“根”在《集韻》平聲十二庚，音除庚切，與今吳語之音合。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以爲根字“略與檜同，柱也”。查“檜”，許氏訓爲“柱”，大徐音“丑庚切”，即“支撐”之“撐”的本字。據此可知“根”通“檜”，即後世“支撐”之“撐”。“根門”之“根”，即由撐來。胡氏之考據，令人信服。這樣，王褒《僮約》中“根門柱戶”之“根”，不僅得到了解釋，而且可於現代吳方言中得到證明。又如“鰥”字，現代吳方言中稱面色蒼白曰“白 liāo liāo”。胡文英以爲即顧野王《玉篇》中的解爲“面白貌”的“鰥”。查此字《說文》未收。《廣韻》上聲三十小音“力小切”，注曰：“鰥鰥，面白。”以疊字爲訓，字又從“面”。《玉篇》的作者顧野王又爲吳人，則“吳中謂面白而無血色者曰面白鰥鰥”確已探得本源。又如“炯”字，現代吳語稱天氣暖和曰“暖炯炯”，音同。胡文英以爲出於《韓詩》“蘊隆炯炯”。查《廣韻》上平聲一東：“炯，熱氣炯炯，出《字林》。徒紅切。”音義完全密合。《字林》的作者晉呂忱，記錄當時南方的方言，當然是可信的。可見即使古代字書、韻書中之冷僻字，至今仍有不少是活於人們口語中的。這樣，對於究竟何謂冷僻字？仍需認真研究探討，才能得出可靠的結論。

二、辨形：方言、俚詞，其書寫形式因人而異，因此，字無定形，是習見之現象。漢語中同義詞很多，這是原因之一。就某一具體方言而論，某些詞在開初必有定形，若能考辨清楚，對於溝通古今詞義，必能起很大的作用。《吳下方言考》一書在這方面也做了很有益的工作。例如，吳人形容顏色很黑曰“黑沉沉”，寫作“沉沉”。此字從水，與顏色當無涉，當非本字。胡文英認爲《黃帝內經》“大陰之人，其狀黢黢然黑色”一語中之“黢黢”爲深黑貌，字從甚黑，也就是“吳中謂深黑色曰黑黢黢”。這個字形的辨析，絕對可信。《集韻》上聲四十七寢：“黢，曰深黑，陟甚切。”與現代吳語，音義俱合。又如，蘇州稱人老皮皺“lā tā”，此語至今仍廣泛通行於婦孺老幼之口，但無人知其書寫形式。胡文英指出，《玉篇》皮部：“皺”字條下注曰：“皺皺，皮瘦寬貌”之“皺皺”，即“吳中形容老人皮皺曰皮寬

𪗇𪗇”。查澤存堂本《廣韻》入聲二十八盍“𪗇”字條作“𪗇𪗇，皮瘦寬貌”。與《玉篇》所釋合。此種考證，精確允當，信而有徵。辨正字形，明確書寫形式，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救活人民群眾口語中的一個詞，是值得高度重視并大力提倡的。

三、審音：方言、俚詞之發音，表現於清濁、輕重、平仄之間，往往因人而異，因時而異。方言考源，既指出其古籍之根據，必然能審定其正確之音讀。胡文英自稱《吳下方言考》一書，曾經過鄉前輩錢人麟看過，并請他寫了一篇序言。錢氏是音學專家，著有《易古音》、《毛詩古音》、《聲韻圖譜》等書，胡文英必然要受到他的影響。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應予以重視。例如，今蘇州稱以手估量物之輕重爲“děng”，上聲。胡文英指出：“韓昌黎《石鼎聯句》：‘豈比俎豆古，不爲手所撻。’案：手估量其輕重也。今吳人以手托物而審其輕重曰撻。”并且明確指出：“撻，音登。”如此，則應爲平聲。據韓愈原詩韻例看，這項考證，有依有據，足證今音之變。又如今蘇常人謂徒手擊人爲掬，音“xuān”。胡文英說：“《廣雅》：‘掬，擊也。’按：掬掌人頰也。吳中凡掌人頰曰掬。掬，音萱。”胡文英說吳語方言，音掬爲萱，是有音理根據的。《說文》：“掬，讀若宣。”就是二字音近的證據。又如俗語謂了解爲懂。胡文英說：“《方言》：‘黨、曉、哲，知也。’案黨，曉也。今諺通謂不曉曰不黨。黨音董。”這是說的音轉的例子。錢繹《方言箋疏》：“今人謂知爲懂，其黨之轉欤？”他就没有胡文英那樣來得直接。以上這些都爲我們提供了一些古今音變的實例。當然，我們看到胡文英對於若乾吳方言詞的審音成果，并非要用以糾正今吳語之口音，而是爲了認識今吳語中若乾詞語之古讀。這樣不僅可以看到古今之音變，而且可以利用這項成果，去解釋若乾古語，這在訓詁學上，也是有着重要意義的。

上例，并非就是《吳下方言考》之全部價值所在，不過舉其大者而言罷了。我們知道，胡文英的《吳下方言考》刊出以後，確實引起了當時語言學界的廣泛注意。胡文英說：“吳中謂物之增益者曰饒頭。”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也說：“今蘇俗買物請益謂之討饒頭。”

胡文英說：“吳中謂咀物令出曰嘸。”王鳴盛《漢書商榷》也說：“嗽字，今吳中尚有山角反之音，呼若束。”胡文英說：“吳諺謂與爲八，如八我、八他是也。”段玉裁《說文注》也說：“今江浙俗語以物與人謂之八，與人則分別矣。”這些都有可能參考了《吳下方言考》的說法。因此，要對該書的價值和貢獻有全面的認識，尚需作深入的分析 and 研究。

和歷史上很多學術專著一樣，《吳下方言考》一書，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處：

一、作者由於時代的局限，還缺少嚴格的“普通話”與“方言”這樣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在書中就有將普通話中之詞語，當作吳方言詞加以考據之例。例如：《吳下方言考》卷六收“餛”字，音搜，係指食物陳腐變味，根據是《傳燈錄》有殘羹餛飯的話。其實，這個詞在各大方言區中，在普通話中，都在使用，其書寫，其釋義，均無不同。《現代漢語詞典》就沒有把它看作是一個方言詞。又如胡文英說：“吳中凡物破而補者，俱謂之補靺。”這也屬於各地通語。王念孫《廣雅疏證》說：“案靺之言相丁着也。今俗語猶云補丁矣。”王氏說是俗語，不一定就是吳中方言。胡文英對這些詞的考據當然沒有錯。但是，收這些詞的本身，說明了作者還缺乏嚴格的語言學概念。

二、作者所據的材料有不足信之例，因而形成了考據的失誤。例如，《吳下方言考》卷五：“兒兒”條，胡文英說：“韓昌黎《月蝕詩》：‘月形如白盤，兒兒上天東。’案，兒，古貌字。貌貌，將近也，差次也。今諺謂事之將近曰兒。”查宋人洪興祖注韓詩時，已經明確指出，“兒兒”係“完完”之訛。依韓詩原句上下文義看，洪興祖的說法可信。而“完”作“兒”，係形近而訛。這樣，這條考據就落了空。同樣情況，胡文英引揚雄《方言》：“丟，一去不還也。”又說：“以足鉤之爲炮。”此二條不見於今本《方言》，顯然，是沒有核對原書。這方面的例子雖然不多，但它確已形成了全書的缺陷。

瑕不掩瑜，《吳下方言考》一書，成就是主要的。但其不足之處，我們也必須看到。這對正確認識這本書的價值，是很有必

要的。

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先生撰寫《新方言》，根據聲韻轉變的規律，以古語證今語，以今語通古語，解釋方俗異語八百多條，稱得上後來居上的一部鉅著。此後，黃侃先生作《蕪春語》、楊樹達先生作《長沙方言考》、汪東先生作《吳語》，亦無不依其體例而更加詳審。《吳下方言考》的發軔之功，是不容泯滅的。

現代方言學的研究，已有了新的要求。但是，三十年來的方言調查工作，其側重點還在語音的描述，對於詞匯的記錄，似乎還是一個薄弱環節。而方言詞典這一領域，更是一個空白點。隨着科學文化事業的發展，編寫大方言區的方言詞典，勢在必行。而在編寫方言詞典時，除了應該按照現代方言學的要求和推廣普通話的需要確定其體例而外，如能吸收《吳下方言考》的做法，對於方言詞的源始，詳加考證，就能熔方言學、訓詁學於一體，為方言學的研究打開一個新的局面。這是我們今天應該重視《吳下方言考》一書的價值的全部目的所在。

（原載《江蘇師範學院學報》1980年第2期）

吳下方言考序

韻書始於周顒、沈約，論者謂吳音不可以概天下。然上自卿雲、元首之歌，下逮漢魏晉宋間諸篇什，案之韻書而未嘗不合。蓋古人各以方音爲韻，後人即以前人之篇什爲案，而以近代之方音爲譜，協之以韻，通之以叶，韻亦方音，叶亦方音也。且北音無入，秦晉間發聲無上，元明以降，閉音盡亡，是中原之韻，反不若吳音之具四聲。又況字母起於華嚴，等韻定於神珙，方外之音，儒者且受其範圍，而可斥吳音爲不足用乎？吳在商、周間爲荆蠻之地，自春秋時，有季札之德讓，子游之文學，遂爲文物之邦。沿至典午南渡，衣冠萃止，迄於今而文章科第甲天下，必欲驅天下從吳音，固不足以服中原人士之心。若夫以吳音證之經史諸書，以參其離合，此亦吾輩稽古審音者之責也。自揚子有《方言》，宋有常談之釋，近日吾鄉趙豹三、湯述亭諸公繼之，是皆就常談而釋之。獨胡子繩崖盡取古來四部之藏，證諸吳音。初讀駭其奇闕，細案之而更服其諦當。覺吾吳不可無此解，古人尤樂得有是解，則是書遂爲天下古今所不可少之書。吾嘗謂人生五官之用，皆出於人，獨聲音之發，則本於天，經聲而緯韻，聲分七音，韻分四等，此皆衝口而出，自然而合，是謂天籟。等凡四順，而引之必歸於喻；音凡七逆，而激之必變爲影。凡四字之複：一三奇同，而母無一定，二四偶同，而母必歸來。吳音二字之複，其助字必歸心。此皆自孩童墮地，以迨垂老沒寧，自通都大邑，以及殊方遐俗，靡不皆同，是亦天籟也。以六書分音等，必注釋而其義始見，必音切而其音始定：此則以人工而協天籟也。或文同而義異，或文異而義同，或義同而音同，或義異而音異，皆無足怪，惟文同義同而音異，斯則方音爲之也。今繩崖爲之注釋其義，音切其音，習見以爲無文者有文，無義者有義，且使古來四部之藏，皆爲吾吳咳唾之所及，而吾吳街談里諺，盡爲風華典雅之音，是非

所謂人工而協天籟者歟？余爲之撫掌稱快，因急勸付之剞劂，非徒藉是以彰吳音之黠與古合也，將使好學深思之士師繩崖之意，凡所讀書及所聞街談里諺、一字一句，皆援古證今，必求其意義之所在，則繩崖之爲功於後學者大矣。顧或者疑其穿鑿，則繩崖固所不屑辭；又或驚其閎博，則猶淺之乎視繩崖也。抑又有爲繩崖進一解者，繩崖汲古好學，惟於宋元以後之書爲少所採。夫音以方異，亦隨時而變，今距宋元以後尤近，則夫宋元以後之書，倘更有可採者乎？敢以質之繩崖。

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仲春，同學弟錢人麟拜序。

吳下方言考自序

余輯《吳下方言考》，幾三十年矣。庚辰歲攜質之同鄉錢鑄菴先生，鑄菴擊節歎賞，遂爲余序其首。鑄菴名人麟，少司寇稼軒先生之父也。自幼好學，迨易簪未嘗釋手。今鑄菴下世已十稔矣，余恐一旦朝露，有辜鑄菴期望之意，故識其端而梓之。時乾隆四十八年八月上浣，武進胡文英繩崖氏識。

注釋：

錢人麟，清武進人，字鑄菴，康熙舉人，受蕭山知縣，有聲韻圖譜。見《中國人名大辭典》。

錢人麟又著有《易古書》一卷，《毛詩古書》一卷。見《光緒武進陽湖縣志》。

胡文英著作：

《詩經逢源》十卷，《詩疏補遺》五卷，《毛詩通義》六卷，《詩疑義釋》二卷，《補王應麟詩考》二卷。

《吳下方言考》四卷（按當爲十二卷）。按：上海圖書館有乾隆刊本。

《莊子獨見》二卷。按：南圖有乾隆刊本，有乾隆壬申自序，時居端州之來鶴堂。

《屈騷指掌》。

以上均見《光緒武進陽湖縣志》。

吳下方言考凡例

一、方言之訓，本於《爾雅》，有數十字而訓一義者方音爲之也。子雲創之，張揖廣之。第字多古奧，問奇者罕，謬訛百出，因陋就簡之士，往往從俗而不稽古，遂使周秦古籍茫不可解，日遷就改竄於俗人之手，是可懼也。後世有志稽古者，行遠自邇，曷先於古人平易近人處參之。

一、揚子懷鉛提槧，以詢郡國，蓋合九州之音，以成一家言。予，吳人也，習於吳音，故但注吳音，其燕齊楚粵，間有可以互相證明者，亦一併附入。

一、字學以《說文》爲宗，《玉篇》佐之。《玉篇》雖於六書有不合者，而師承有自。唐宋以下，專行韻書，總爲作詩起見，其罕用之字，或棄而不錄。余此書引據羣籍，有宜用古字者，概仍其舊。大率以《說文》爲宗，蓋不敢淆六書之義也。

一、古人言語，不尚文飾，各率胸臆而述其諺言土音。《左》、《史》諸書，就其本文曲折傳述，故能傳神阿堵。強解作某應作某，遂使古人精意湮沒不傳。余此書多就其本字釋之，不敢強解。

一、方言之作，本緣人所未能通曉者，釋之以開疑義。至於人所共知者，則不引入。如《易》之“虎視眈眈”，《老子》之“天網恢恢”，《荀子》之“井井有條”，《後漢書·儒林傳》之“開門受徒”，唐詩之“在家千日好”之類，語本易明，不敢添足，以取譏評，故概未載入。

一、字書愈久愈繁失，如“但民”見《淮南子》，“使但吹竽，使氏厭竅”，後世乃作“蚤”，柳柳州又作“蚤”。“智”字見《謝靈運列傳》，而白香山作“笕”，字書復作“涸”。“五塹之狀”見《管子》，而俗多用“城”字。“灌以灑水”見《淮南子》，而俗借用“鑿”字。人不考古，而競用僞字，僞者行則真者廢矣。余之爲《方言考》，所以止後世之僞

字也。

一、揚子《方言》，旁及物類。然子雲誤以“蛤蚧”爲“守宮”，陸璣以“車前”爲“牛舌”，王叔師、張揖、郭景純諸人，愛博而不闕疑，自誤誤人，不知凡幾。下此又何論矣。余於鳥獸草木，間有論列，未多臠人，蓋言慎也。

一、字書每多失收之字。如“覆”字在《晉書》，“瓢瓢”字在《韓昌黎集》，其餘《說文》、《廣雅》、《玉篇》、《齊民要術》、佛經諸書，往往遺漏。茲就流覽所及，敘而錄之，亦可爲小學之一助。

一、音韻自周、秦以來多用秦音，江左諸人雜用吳音。樊然淆亂，強加以叶之名，而不知土音本相通也。山陝人讀“風”如“分”，江右粵東人讀“雞”如“該”，蘇松人讀“大”如“惰”，樂操土風，有何足怪？而拘攣之士爭辯不已，殊可嗤也。方言有不能用官韻者，則音讀如某字，亦本馬、鄭注經之法，會心者應諒其不得已。

一、土音有數千里外不約而同者，如《北史·李興業傳》“薩四十家”，而今江南之宜興讀“三”如“薩”。紹興稱“他”爲“其”，蘇州語末帶“哉”字，而聖經早已用之。《說文》、《玉篇》、《廣雅》諸書，亦多用南北土音。君子之言，信而有徵。閉戶著書者，未可以與於源本也。

一、古書有有音無義者，有有義無音者，有音義俱無者，有音義俱存者。余或用其義而不用其音，或用其音而不用其義。要皆本以六書，參之羣籍。於字書、韻書失收之字，義有可通者，概爲檢入，於字學不無小益。

一、此書卷帙稍增於揚子，難於檢閱。余因看書過苦，心如廢井，茲得友人楊六偶，再侄孫燦殷，爲余就其聲之相近者以類相從，若古聲類之意。又分平上去入，各爲一門，其韻數之少者，即以類附於某韻之下。檢核未周，閱者諒之。

一、此書隨筆而登，長者多至十句，少者不過片言，非敢剪裁古人之書，誠以本句文義既明，則上下文益加條暢，此亦嘗鼎一臠之意。好古者廣搜線訂，更當一目了然。

一、方言有一字而分數音數義者，或此爲轉注，或彼爲假借。蓋古人著書，隨手用字，在於用意，不拘拘於字也。與其杜撰而用俗字，不若用古人成字，尚爲典雅。茲隨其意而釋其音，庶免鼠璞之誤，金銀之改矣。

目 錄

《吳下方言考》引言(代前言).....	徐復 唐文	1
吳下方言考序.....		1
吳下方言考自序		1
吳下方言考凡例		1

吳下方言考校議卷一

平韻一東 ^平	1	倮倮 ^{音窮}	5
倮 ^{音松}	1	冬瓏	5
姁 ^{音公}	1	啍啍 ^{音洪}	5
帙 ^{音中}	1	庸庸	6
弓	2	從從	6
徠 ^{音東}	2	東籠	6
揞 ^{音發}	2	瀧涑 ^{音通}	6
揔 ^{音完}	2	潼潼	7
揖 ^{音春}	2	炯炯 ^{音高}	7
吻 ^{音風}	3	硃鑒 ^{音空}	7
濛 ^{同蒙}	3	窟寵 ^{音客}	8
瞋 ^{音松}	3	籠銅	8
說 ^{音兒}	3	駘駘 ^{音宏}	8
鉤 ^{音完}	4	臙臙 ^{音童}	8
駢 ^{音松、雙、送 三音，義同}	4	粵峯 ^{粵音姆，峯音 在寧、融之間}	9
丁東	4	芄芄	9
從從 ^{音松}	4	鞦鞦 ^{音滿}	9
征倮 ^{音征}	5	轟轟	9

逢逢 ^{音蓬}	9	整整 ^{音整}	10
阿童 ^{上音}	10	鼓囃 ^{吳音青陽} ^{龍北音姑甌}	11
罇罇 ^{音如}	10	龍鍾.....	11
鴻洞.....	10	好童童.....	11
鴻龍.....	10	飽蓬蓬.....	12

吳下方言考校議卷二

平韻三江 ^{上音}	13	將將 ^音	18
伉 ^{切紅}	13	强强.....	18
恍 ^音	13	彭觥 ^{音旁}	18
勃 ^音	13	擠將 ^音	19
盲 ^音	14	溯滂 ^{音平}	19
央.....	14	決灑 ^{上音登} ^{龍北音登}	19
杭.....	14	浪浪.....	19
汪.....	14	湯湯.....	19
盪 ^音	15	狼抗.....	20
燭 ^音	15	狼忙.....	20
烱.....	15	砰磅 ^音	20
砵.....	15	罌罌 ^音	20
羌 ^音	15	腴肱 ^{音央} ^{龍北音}	21
瓊 ^音	16	璫璫.....	21
髡 ^音	16	落棠.....	21
眈 ^{讀如吳音} ^{就韻之就}	16	花黃.....	21
頰 ^音	16	觥觥 ^音	22
饒.....	17	轟轟 ^音	22
觥 ^音	17	那洵 ^{音字音在字} ^{就之聞}	22
丁當.....	17	鏗鏘.....	23
倬遑 ^音 ^{德萊}	17	頂缸.....	23
伉 ^音	17	骯髒.....	23
琅當 ^{上音} ^{龍北}	18	癩癩 ^音 ^{龍北}	24